

方言撷趣

莱州民间歇后语拾趣

婴儿

莱州的孙景璞先生几十年如一日，不但在胶东文化的苑囿中笔耕不辍，还通过多种方式收集了大量的莱州民间流行熟语，其中歇后语一类就有近900条。这些歇后语大部分通俗易懂，形象生动，常用本土物质文化生活作铺垫，用谐音双关、比喻等手法表情达意，言简意赅，雅俗共赏。

这里随便拈取几例：炒咸菜不放盐——有盐（言）在先，拆房子捉老鼠——得不偿失，得了雨衣还要伞——贪得无厌，狗掀门帘——全靠嘴……或庄或谐，或雅或俗，前半句（谜面）和后半句（谜底）之间互为照应，相得益彰。

然而，有一部分歇后语，因为时代的隔阂、创作背景的特殊、方言词语的使用等各种原因，在歇后语的前言后语的谜面设置或谜底理据方面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曲折、隐晦的岁月痕迹，今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对这类歇后语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今选数例，略为申说。

烫面耳朵——没主见

这里的难点在谜面“烫面耳朵”。胶东农家面食制作的和面有多种方法，常见的一种是“烫面”，即用开水和面，其特点是所做面食口感柔软。与之相对的是冷水和面的所谓“实面”或称“死面”，口感筋道。

故“烫面耳朵”是喻指某人“耳软”，正是川渝方言常说的“耙耳朵”，“耙”在川渝方言里有“软，柔”的意思。不过，川渝“耙耳朵”主要用于男人无条件听老婆的话，是“好男人”的噱称。而莱州人的“烫面耳朵”则是用以形容人耳朵软，人云亦云，没主见。

蒜臼子打水——不用摆

该歇后语的谜底“不用摆”是说对某人某事置之不理，也简称为“不摆”，就是“不理”的意思。然而，要明白“不用摆”的字面义，还需要一点往昔乡村用水桶汲水的小常识：水桶放入水井内想装满水，需要摆甩井绳（莱州人称“罐绳”）使水桶倾斜方可实现。而初次提水者常常因不会“摆绳”而水桶在井里若倔强的“不倒翁”，任你左摇右摆，就是难以入水，汲水的“菜鸟”只能“望桶兴叹”。

该歇后语构思巧妙，假设用“蒜臼子（也称“蒜碓臼”）”去汲水，石头自然下沉，就省去了“摆绳”这个技术步骤——“不用摆”了。

没星的大台秤——哪有准头？

旧时没有磅秤，更无地秤、电子秤等衡器，称量上百斤、几百斤的物品，只能用一种大块头儿的杆秤，其形制和普通杆秤无异，只是个头大，秤杆有两米左右，秤砣更是普通秤砣的数倍。一般几十斤的杆秤称东

西只要一人一手就提起来完成了，而这种巨型杆秤，需要在称系（秤杆上装的绳索，便于拎起）上穿上扁担二人肩抬，故称“大抬秤”。

当年生产队分粮食，分地瓜，这“大台秤”可是大显神威。有时为了省劲儿，两扁婆地瓜连带小推车一起就抬起来过了秤。“大台秤”秤杆上的铜钉刻度，莱州人称之为“星儿”，台秤使用久了，上面的“星儿”往往磨损、脱落，看起来模糊不清甚至没了刻度，即便如此，因为一杆台秤价值不菲，也不舍得丢弃，所以称起东西来往往往根据经验估摸个大概齐，这便是“没有准头”一说的来由。

谷子地里的莠子——你算哪棵苗？

作为“稻黍稷麦菽”五谷之一的“稷”，也就是“谷子”，是我国北方地区常见的农作物。诚如真假李逵一般，谷子地里有一种和谷子伴生的植物，其相貌和谷子甚似，成语“良莠不齐”正源于此。“良”本指“嘉谷；好苗”，“莠”就是像谷子的“莠草”，俗称“狗尾草”。该成语常用以比喻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难以区分，后也指商品优劣相混。农人因在田间管理时往往会上“莠草”的当，所以对其深恶痛绝。该歇后语下半句“你算哪棵苗”正是有感而发，通过切身体验的比喻表达了对所恶之人的反感。

无独有偶，在我国南方的稻田里，也有一种和水稻样貌相似的植物叫“稗（bài）子”。“稗子”的叶子像稻叶，长在稻田里或低湿的地方，是稻田的害草。汉语常以“稗”比喻微小、非正统、琐碎的事物。如古代把给帝王讲述街谈巷议的小官称为“稗官”，后泛称记载轶闻琐事的文字称为“稗官野史”，即非官方的、民间流传的历史记录。含“稗”的成语如“稗耳贩目”，比喻见闻浅薄、如同商贩般随意买卖所见所闻；“不如稗（tí，草名，形似稗）稗”，比喻条件素质再好，如果最后不能有所成就，那就还不如素质条件差的。

地头种稗(cǎn)子——挡驴嘴。

稗子，别名龙爪稷，龙爪粟，鸡爪谷，属禾本科稗属一年生草本植物。稗子的种子可食用或酿造，磨粉可制作粑粑、窝头，口感粗糙。在牲畜为主力军的农耕时代，路上行走、拉车的牲畜常常会冷不丁探头到路边田里叨上几口禾苗过过嘴瘾。为了防备牲畜这一招，农人就想办法选取低级农作物“稗子”当作围栏，即使被牲畜吃了也不心疼。这就是视土地如命的农人面对“驴嘴”的侵袭最好的算计。

自然，“挡驴嘴”在这歇后语里并不是写实，而是借此对某人不受欢迎的插嘴的一种暗讽。“驴”在方言熟语里经常扮演贬义角色：不愿看人生气的样子，就说“耷拉个驴

脸”；某人爱显摆讨人嫌，就来一句“羊群里蹦出个驴来——数你个儿大！”另如“驴脾气”“驴性”等等都不是什么好字眼儿。

随带说一下：和生僻字“糝”相似的还有个生僻字“糝”，而且这“糝”多音多义，目前还活跃在现实生活中。“糝”本读“shēn”，也说成“糝儿”，指谷类磨成的碎粒。如莱州方言里就有“玉米糝子”一词，只不过方言把“糝”读成“sǎn”了。“糝”还读“sǎn”，方言里指米粒（特指煮熟的）。孔子当年周游列国穷困时，史书描写为“孔丘穷于陈蔡之间，藜羹不糝。”野菜羹里本来是应有些米的，可因为孔门师生不受欢迎，一把米都无处求得，于是“不糝”，也就是无米和羹了。没成想，这糝粥被鲁南及苏鲁豫皖交界地区传承下来，在临沂、枣庄、济宁和徐州等地成为一种地方小吃，不过其读音或已面目全非。如在临沂方言“糝”读“sá”，“sǎn汤”就变成“糝（sá）汤”了。

豆饼干部——上挤下压

了解“豆饼”来由的人，一定会觉得“豆饼干部”可真是绝妙的比喻。传统油坊里的榨油工艺的代表性一步就是“挤压”，豆料被挤压出豆油所余即是“豆饼”。当然，能榨油的还有好多原料，如花生、棉花籽等等，何以该歇后语不用“花生饼（莱州方言还称为“果麻徽”）干部”“棉花籽干部”来表述呢？恐怕还是出于语言节奏的考虑。上句四字分为两个节奏，下句与之对应，形成“二二”对“二二”的整齐对仗，读起来朗朗上口。假设上句换成“花生饼干部”或“棉花籽干部”的五言，与下句“上挤下压”对应，就失去了整齐的特色，表达效果也就大打折扣了。可见，乡村俗语也是注重语音和节奏锤炼的，因为它事关口头称说和传播的效益。

二十四天不出鸡——坏蛋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每年五一劳动节前后，莱州赊卖小鸡的商人会担着筐箩到村子里穿街兜售，村民或二十只或三十只地把小鸡带回家，待到国庆节前后，赊卖小鸡的商人再回到村里收取费用。凡事均有例外，村里有一单身汉，略有文化，好耍小聪明，他就把村内小鸡赊账购销的和谐气氛给毁了。他常常一口气赊下四五十只，随便把小鸡丢在野草场上，结果小鸡被猫叼走，自行散失，到头来所剩无几。他无力还账，便在“十一”前后外出躲债。临行前，还不忘在自家门板上用粉笔画下歪诗一首：赊小鸡的瞎了眼，不该赊到我公馆。撑死猫来饿死犬，都冤小鸡寿命短。你想要钱难上难，明年再赊推后年。把赊鸡小

贩气个半死，而这位老兄却因此而在四里八乡成为“名人”。

根据经验，自然或人工孵小鸡的标准周期是21天，但因品种及温度的不同，有的也可能延迟到22天甚至23天，所以该歇后语所说的种蛋“二十四天不出鸡”，就一定是毫无指望的“坏蛋”，这是有充分科学依据的，也是常年孵鸡养鸡的乡下人所熟知的常识。若没有这一孵鸡的常识为前提，该歇后语就如同“天书”。

当瞳的媳妇——话多

莱州方言“当瞳”即“本瞳”，也就是本村。本村的姑娘嫁给本村的小伙儿，就成了“本村的媳妇”。按常理，如果姑娘远嫁他乡成为“小媳妇”，因为初来乍到，没有几个认识的人，所以交流对象少，也就没有更多说话的机会。如是“当瞳媳妇”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，因为她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有亲朋好友，左邻右舍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因此，与人交谈的机会比“外瞳的媳妇”要多得多，那自然就“话多”了。

麻雀落在牌坊上——身小架子不小

古代牌坊主要用于表彰功勋、科第、德政、忠孝节义，也兼做地标、人口标志等，民间一般把“牌坊”和“牌楼”混称“牌坊”。严格地说，带屋顶檐楼的叫“牌楼”，不带的才叫“牌坊”。“牌坊（牌楼）”高度一般在5到15米之间，在平房为主的旧时代，它就是鹤立鸡群的存在，名副其实的地标。

在莱州民间歇后语里，用“牌坊”映衬其他事物的渺小的例子不止这一个。麻雀，本就是常见鸟雀里身形很小的一种，把它放到十几米高的牌坊上，这种极度的反差，给人的感觉是不言而喻的。所以，“身小架子大”不仅是写实的，更有对比带来的夸张意味。

莱州还有“扛着牌坊卖肉——架子不小”“牌坊上的小公鸡——冠（官）不大，架子不小”“小公鸡飞到牌坊上——架子不小”等多则以“牌坊”比喻“架子大”的歇后语，都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两起磨磨面粉——缺一不可

石磨由上下两片带齿的圆形石头组合而成，下边的固定，上边的旋转，二者合作，相辅相成。该歇后语的“起”是一个量词，相当于量词“层”，“两起磨”就是“两层磨”。今北京方言有量词“起儿”，即表示“层”的意思，与此同义，只是用了几化音而已。如北京方言说：“这楼房有四起儿”，就是说“这楼房有四层”。莱州方言多把“一起磨”称为“一扇磨”，是从磨盘的“片状”外形而称的，汉语里正有“磨扇”一词。